

在島上·2010

## I

誕生於三百萬年前星球的顫動  
吾鄉的土地，神祇一般，於海中  
升起，自海面至雲端  
在板塊盡頭，臨視混沌的海洋

五萬年前歷史從骨角石器開始  
整個瘡腫的上古，他們將緩慢但持續地熟悉自己  
的手和直立的背脊，離開洞穴，構屋  
發明語言和家人並以石版槨葬

冰河在兩萬年前退位，海面劇烈上升，至此  
一座島嶼誕生，遙遠完整，生命不斷演化：  
牛樟，赤楠，紅檜，帝雉，藍鵲，石虎，雲豹，梅花鹿……

七千年前南島的民族安靜地登陸  
他們在此繁衍族人以及神話，狩獵，耕植，  
釀酒，豐年時舞蹈歌唱，祭祀挾怨的矮靈  
陽光下像銀色的飛魚躍出藍色的海面

## II

巨變來自西方，歐羅巴的殖民者證實地球是圓的，  
像一只橘子。如成群孵化的介殼蟲  
他們爬過了半顆地球並驚呼：*Ilha Formosa!*

但歷史從來不是美麗的相遇，歷史和血相關  
駕著五桅千噸的戰艦，貿易與戰爭連袂造訪，銅砲宣稱，  
並且製圖紀錄，自己是鹿皮樟腦茶葉蔗糖的主人

東渡的孤臣孽子驅離了紅髮的統治  
碉堡裡負隅抵抗一個崛起的帝國  
他們終究無力回天，卻留下漢族  
的火種，在未來的歲月裡興旺

帝國盛世，沿海有貧困的居民，渡海是唯一的希望  
海外的大灣，灣裡豐美的山林，將來  
會是肥饒的水田。焚香，生死濁浪  
這一世只要過了海峽就有生路

年邁的帝國有張衰老的臉  
她是臉龐外懸垂一滴割讓的淚  
太陽旗升起，殖民者走了又來  
歷史的天使緊拉著她的手倒退著走入現代

太陽旗倒下，這滴淚是上天對失意者最後的垂憐  
倉皇間撤退的領袖認為島上應該有統一的語言  
卻忘了自己有濃重的口音，被殖民的舌頭

如何發出輕柔的舌音？生命  
像張殘破的漁網，雨夜的花蕊，望不至的春風  
白幡飄蕩在五〇年代靜止的風中

但是我們必須記得：染血的不是省籍，血緣，口音  
染血的是子彈，槍枝，統治者愚昧的心粗暴的手，我們必須記得  
被侮辱與被損害者應當安息，被濫用的權力應當贖罪  
但每一種母親教我們說的話  
都是令人心疼思慕的語言

### III

二十一世紀，這島上第兩千三百萬人  
在我們之中誕生——  
她也許是福佬，客家，外省  
可能是原住民或新移民，但無論使用哪一種語言  
她的笑容將一樣美麗。她將以島為家  
在島上長大，她將唾棄任何顏色的腐敗，堅持公理  
與同情，當我們老去，記得並延續我們的故事

並且在將來的地震颱風瘟疫中倒下  
復又站起，如同我們的島  
歷百千劫，不可思議

東經 121 度，北緯 23.5 度  
自海面至雲端，板塊與海洋的女兒  
我們的島  
現在未來  
百千歲中  
日光明照